宋史

百三一

列傳卷第二百三十二　宋史四百七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姦臣三

黃潛善　汪伯彥　秦檜

黃潛善字茂和邵武人擢進士第宣和初為左司郎陝西河東地大震陵谷易處徽宗命潛善察訪陝西因往視潛善歸不以實聞但言震而已擢戶部侍郎坐事謫亳州以徽猷閣待制知河間府靖康初金人入攻康王開大元帥府檄潛善將兵入援張邦昌僭

位潛善趨白于帥府王承制拜潛善爲副元帥二年
高宗即位拜中書侍郎時上從人望擢李綱爲右相
綱將奏逐潛善及汪伯彥右丞呂好問止之未幾潛
善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綱遂罷御史張所言潛善
姦邪恐害新政左遷所尚書郎尋謫江州太學生陳
東論李綱不可去潛善伯彥不可任潛善恚會歐陽
澈上書詆時事語侵宮掖帝謂其言不實潛善乘間
啓殺澈并東誅之識與不識皆爲之垂涕帝悔焉明
年金人攻陝西京東山東盜起潛善伯彥匿不以聞
張遇焚真州距行在六十里內侍邵成章疏潛善伯

彥誤國成章坐除名御史馬伸亦以劾潛善伯彥得
罪謫監濮州酒稅道卒潛善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鄆濮相繼陷沒宿泗屢警右丞許景衡以扈衛單弱
請帝避其鋒潛善以為不足慮率同列聽浮屠克勤
說法俄泗州奏金人且至帝大驚決策南渡御舟已
戒潛善伯彥方共食堂吏大呼曰駕行矣乃相視蒼
黃鞭馬南馳都人爭門而出死者相枕籍人無不怨
憤會司農卿黃鍔至江上軍士聞其姓以為潛善也
爭數其罪揮刃而前鍔方辯其非是而首已斷矣帝
渡瓜州幸鎮江敵兵已躡其後潛善伯彥聯疏言艱

難之時不敢具文求退中丞張激劾之乃罷潛善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落職居衡州鄭慤又論潛善伯彥均於誤國而潛善之惡居多王廷秀繼以爲言責置英州諫官袁植乞斬之都市帝不許尋卒于梅州潛善猥持國柄嫉害忠良李綱旣逐張慤宗澤許景衡輩相繼貶死憲諫一言隨陷其禍中外爲之切齒高宗末年有旨潛善余深薛昂皆復官錄後諫官凌哲言深昂朋附蔡京潛善專恣誤國今盡復三人恩數恐政刑失平忠義解體詔以潛善嘗任副元帥特復元官錄一子

汪伯彥字廷俊徽之祁門人登進士第積官為虞部郎官靖康改元召見獻河北邊防十策直龍圖閣知相州是冬金人陷真定詔徙真定帥司于相俾伯彥領之高宗以康王使金至磁時金騎充斥嘗有甲馬數百至城下蹤跡王所在伯彥亟以帛書請王還相躬服櫜鞬部兵逆王于河上王勞之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其受知自此始矣未幾王奉蠟書開天下兵馬大元帥府以伯彥為副將王引兵渡河謀所向言人人殊伯彥獨曰非出北門濟子城不可王喜曰廷俊言是也既濟縣大名歷鄆濟達于京奏為集

英殿修撰北兵薄京城欽宗詔金人見議通和康王
將兵毋得輕動伯彥以為然宗澤曰女真狂譎是欲
款我師爾如即信之後悔何及乎宜亟進兵伯彥等
難之及城破金人逼二帝北行張邦昌僭立王聞之
涕泣明年春王承制除伯彥顯謨閣待制升元帥進直
學士高宗即位擢知樞密院事未幾拜右僕射方高
宗初政天下望治伯彥潜善踰年在相位專權自恣
不能有所經畫御史諫官下至韋布內侍皆劾奏之
罷伯彥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改提舉崇福宮尋
落職居永州紹興初復職知池州江東安撫大使言

者弗置乃詔以舊職奉祠尋知廣州四年帝追贈陳東歐陽澈舍人王居正論伯彥潛善不已復褫前職七年帝謂輔臣曰元帥舊僚往往淪謝惟汪伯彥實同艱難朕之故人所存無幾宜與牽復秦檜張浚曰臣等已議曰郊恩取旨更得天筆明其舊勞庶幾内外孚信始伯彥之未第也受館于王氏檜嘗從之學而浚亦伯彥所引故共贊爲九年知宣州過闕帝謂檜曰伯彥便令之官庶免紛紜又曰伯彥潛藩舊僚去國七年漢之高光不忘豐沛南陽故舊是皆人情之常伯彥上所著中興日曆五卷拜檢校少傅保信軍

節度使十年請祠從之明年五月卒贈少師謚忠定初伯彥既去相州金人執其子軍器監丞似使割地以至相州守臣趙不試固守不下遂拘而北久之乃還或云似之得歸伯彥實使人贖之似後更名召嗣

秦檜字會之江寧人登政和五年第補密州教授繼中詞學兼茂科歷太學學正靖康元年金兵攻汴京遣使求三鎮檜上兵機四事一言金人要請無厭乞止許燕山一路二言金人狙詐守禦不可緩三乞集百官詳議擇其當者載之誓書四乞館金使于外不可令入門及引上殿不報除職方員外郎尋屬張

邦昌為幹當公事檜言是行專為割地與臣初議矛盾失臣本心三上章辭許之時議割三鎮以弭兵命檜借禮部侍郎與程瑀為割地使奉肅王以往金師退檜瑀至燕而還遷御史中丞李回翰林承旨吳开共薦檜拜殿中侍御史遷左司諫王雲李若水見金二酋歸言金堅欲得地不然進兵取汴京十一月集百官議于延和殿范宗尹等七十人請與之檜等三十六人持不可未幾除御史中丞閏十一月汴京失守二帝幸金營二年二月莫儔吳开自金營來傳金帥命推立異姓留守王時雍等召百官軍民共議立張

邦昌皆失色不敢答監察御史馬伸言於衆曰吾曹職為爭臣豈容坐視不吐一辭當共入議狀乞存趙氏時檜為臺長聞伸言以為然即進狀曰檜荷國厚恩甚愧無報今金人擁重兵臨巳拔之城操生殺之柄必欲易姓檜盡死以辨非特忠於主也且明兩國之利害爾趙氏自祖宗以至嗣君百七十餘載頃緣姦臣敗盟結怨鄰國謀臣失計誤主喪師遂致生靈被禍京都失守主上出郊求和軍前兩元帥既允其議布聞中外矣且空竭帑藏追取服御所用割兩河地恭為臣子今乃變易前議人臣安忍畏死不論哉

宋於中國號令一統綿地萬里德澤加於百姓前古
未有雖興亡之命在天有數焉可以一城決廢立哉
昔西漢絕於新室光武以興東漢絕於曹氏劉備帝
蜀唐為朱温篡奪李克用猶推其世序而繼之蓋基
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張邦昌在上皇時附會權倖
共為蠹國之政社稷傾危生民塗炭固非一人所致
亦邦昌為之也天下方疾之如仇讎若付以土地使
主人民四方豪傑必共起而誅之終不足為大金屏
翰必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服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
天下之宗子不可滅檜不顧斧鉞之誅言兩朝之利

害頔復嗣君位以安四方非特大宋蒙福亦大金萬
世利也金人尋取檜詣軍前三月金人立邦昌爲僞
楚邦昌遺金書請還孫傅張叔夜及檜不許初二帝
北遷檜與傅叔夜何㮚司馬朴從至燕山又徙韓州
上皇聞康王即位作書貽粘罕與約和議俾檜潤色
之檜以厚賂達粘罕會金主吳乞買以檜賜其弟撻
懶爲任用撻懶攻山陽建炎四年十月甲辰檜與妻王氏及
婢僕一家自軍中取漣水軍水砦航海歸行在丙午檜
入見丁未拜禮部尚書賜以銀帛檜之歸也自言殺金
人監已者奔舟而來朝士多謂檜與㮚傅朴同拘而

檜獨歸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
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從軍撻懶金人縱之必
質妻屬安得與王氏偕惟宰相范宗尹同知樞密院
李回與檜善盡破群疑力薦其忠未對前一日帝命
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南自南北自北及
首奏所草與撻懶求和書帝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
喜而不寐蓋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宗尹
欲處之經筵帝曰且與一事簡尚書故有禮部之命
從行王安道馮由義水砦丁禩及參議官並改京秩
舟人孫靖亦補承信郎始朝廷雖數遣使但且守且

和而專與金人解仇議和實自檜始蓋檜在金庭首唱和議故撻懶縱之使歸也紹興元年二月除參知政事七月宗尹罷先是范宗尹建議討論崇寧大觀以來濫賞檜力贊其議見帝意堅反以此擠之宗尹既去相位久虛檜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八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九月呂頤浩再相檜同秉政謀奪其柄風其黨建言周宣王內脩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頤浩遂建都督府於鎮江帝曰頤浩專治軍旅檜專理庶務如種蠡之分職

可也二年檜奏置修政局自為提舉參知政事翟汝
文同領之未幾檜面劾汝文擅治堂吏汝文求去諫
官方孟卿一再論之汝文竟罷監察御史劉一止檜
黨也言宣王內修修其所謂外攘之政而已今簿書
獄訟官吏差除土木營繕俱非所當急者屯田郎曾
統亦謂檜曰宰相事無不統何以局為檜皆不聽既
而有議廢局以揺檜者一止及檢討官林待聘皆上
疏言不可廢七月一止出臺除起居郎蓋自叛其說
識者笑之頤浩自江上還逆謀逐檜有教以引朱勝非
為助者詔以勝非同都督給事中胡安國言勝非不

可用勝非遂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安國求去檜三上章留之不報頤浩尋以黄龜年為殿中侍御史劉棐為右司諫盖將逐檜於是江躋吳表臣程瑀張燾胡世將劉一止林待聘樓炤並落職予祠臺省一空皆檜黨也檜初欲傾頤浩引一時名賢如安國燾瑀輩布列清要頤浩問去檜之術於席益益曰目為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宜先去之盖安國嘗問人材於游酢酢以檜為言且比之荀文若故安國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檜亦力引安國至是安國等去檜亦尋去檜冊相誤國安國巳死矣黄龜年始劾檜專

主和議沮止恢復植黨專權漸不可長至比檜為莽
卓八月檜罷乃為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前
一日上召直學士院綦崈禮入對示以檜所陳二策
欲以河北人還金國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
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又言為相數月可
聳動天下今無聞崈禮即以上意載訓辭播告中外
人始知檜之姦龜年等論檜不已詔落職牓朝堂示
不復用三年韓肖胄等使還洎金使李永壽王翊偕
來求盡還北俘與檜前議脗合識者益知檜與金人
共謀國家之辱未已也五年金主既死撻懶主議卒

成其和二月復資政殿學士仍舊宫祠六月除觀文殿學士知温州六年七月改知紹興府尋除醴泉觀使兼侍讀充行宫留守孟庾同留守並權赴尚書樞密院參決庶事時已降詔將行幸檜乞扈從不許帝駐蹕平江召檜赴行在用右相張浚薦也十二月檜以醴泉觀兼侍讀赴講筵七年正月何蘚使金還得徽宗及寧德后訃帝號慟發喪即日授檜樞密使恩數視宰臣四月命王倫使金國迎奉梓宫九月浚求去帝問誰可代卿浚不對帝曰秦檜何如浚曰與之共事始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鼎於是復相臺諫交

章論浚安置嶺表鼎約同列救解與張守面奏各數
千百言檜獨無一語浚遂謫永州始浚鼎相得甚浚
先達力引鼎嘗共論人才浚劇談檜善鼎曰此人得
志吾人無所措足矣浚不以為然故引檜共政方知
其闇不復再薦也檜因此憾浚反謂鼎曰上欲召公
而張相遲留蓋怒鼎使擠浚也檜在樞府惟聽鼎鼎
素惡檜由是反深信之卒為所傾鼎與浚晚遇於閩
言及此始知皆為檜所賣十一月奉使朱弁以書報
粘罕死帝曰金人暴虐不亡何待檜曰陛下但積德
中興固有時帝曰此固有時然亦須有所施為然後

可以得志八年三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五月金遣烏陵思謀等來議和與王倫偕至思謀即宣和始通好海上者議以吏部侍郎魏矼館伴矼辭曰頃任御史嘗言和議之非今不可專對檜問矼所以不主和矼備言敵情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矼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爾檜乃改命六月思謀等入見帝愀然謂宰相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二三年尚庶幾惟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見此所以不憚屈己冀和議之速成也檜曰屈己議

和此人主之孝也見主卑屈懷憤不平此人臣之忠
也帝曰雖然有備無患使和議可成邊備亦不可弛
十月宰執入見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
此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顓與臣議勿
許群臣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亦恐未便望陛下
更思三日容臣別奏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
和甚堅檜猶以為未也曰臣恐別有未便欲望陛下
更思三日容臣別奏帝曰然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
如初知上意確不移乃出文字乞決和議勿許羣臣
預鼎力求去位以少傳出知紹興府初帝無子建炎

末范宗尹造膝有請遂命宗室令懬擇藝祖後得伯
琮伯玖入宮皆藝祖七世孫伯琮改名瑗伯玖改名璩瑗
先建節封建國公帝諭鼎專任其事又請建資善堂
鼎罷言者攻鼎必以資善為口實及鼎檜再相帝出
御札除璩節度使封吳國公執政聚議樞密副使王
庶見之大呼曰並后匹嫡此不可行鼎以問檜檜不答
檜更問鼎鼎曰自丙辰罷相議者專以此藉口今當
避嫌約同奏面納御筆及至帝前檜無一語鼎曰今
建國在上名雖未正天下之人知陛下有子矣今日
禮數不得不異帝乃留御筆俟議明日檜留身奏事

後數日參知政事劉大中參告亦以此爲言故鼎與大中俱罷明年璘卒授保大軍節度使封崇國公故鼎入辭勸帝曰臣去後必有以孝弟之說脅制陛下者出見檜一揖而去檜亦憾之鼎既去檜獨專國決意議和中朝賢士以議論不合相繼而去於是中書舍人吕本中禮部侍郎張九成皆不附和議檜諭之使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己而能正人者檜深憾之殿中侍御史張戒上疏乞留趙鼎又陳十三事論和議之非忤檜王庶與檜尤不合自淮西入樞庭始終言和議非是疏凡七上且謂檜曰而忘東都欲存

趙氏時何遺此敵邪檜方挾金人自重尤恨庶言故
出之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疏頭斬檜與王倫以謝
天下於是上下洶洶檜謬為解救卒械送銓貶昭州
陳剛中以啓賀銓檜大怒送剛中吏部差知贛州安
遠縣贛有十二邑安遠濵嶺地惡瘴深諺曰龍南安
遠一去不轉言必死也剛中果死尋以銓事戒諭中
外既而校書郎許忻樞密院編脩官趙雍同日上疏
猶祖銓意力排和議雍又欲正南北兄弟之名檜亦
不能罪會開見檜言今日當論存亡不當論安危檜
駭愕遂出之司勳員外郎朱松館職胡珵張擴凌景

夏常明范如圭同上一疏言金人以和之一字得志
于我者十有二年以覆我王室以弛我邊備以竭我
國力以懈緩我不共戴天之讎以絶望我中國謳吟
思漢之赤子以詔諭江南為名要陛下以稽首之禮
自公卿大夫至六軍萬姓莫不扼腕憤怒豈肯聽陛
下北面為仇敵之臣乎天下將有仗大義問相公之
罪者後數日權吏部尚書張燾吏部侍郎晏敦復魏
矼戶部侍郎李彌遜梁汝嘉給事中樓炤中書舍人
蘇符工部侍郎蕭振起居舍人薛徽言同班入奏極
言屈己之禮非是新除禮部侍郎尹焞獨上疏且移

書切責檜檜始大怒焞於是固辭新命不拜奉禮郎馮時行召對言和議不可信至引漢高祖分羹事爲喻帝曰朕不忍聞顰蹙而起檜乃謫時行知萬州尋亦抵罪中書舍人勾龍如淵抗言於檜曰邪說橫起胡不擇臺官擊去之檜遂奏如淵爲御史中丞首劾銓金使張通古蕭哲以詔諭江南爲名檜猶恐物論咎己與哲等議改江南爲宋詔諭爲國信京淮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凡四上疏力諫有金以劉豫相待之語且言兵勢重處願以身當之不許哲等既至泗洲要所過州縣迎以臣禮至臨安日欲帝待以客禮世

忠益憤再疏言金以詔諭為名暗致陛下歸順之義此主辱臣死之時願效死戰以決勝敗若其不克委曲從之未晚亦不許哲等既入境接伴使范同再拜問金主起居軍民見者往往流涕過平江守臣向子諲不拜乞致仕哲等至淮安言先歸河南地且冊上為帝徐議餘事檜至是欲上行屈己之禮帝曰朕嗣守太祖太宗基業豈可受金人封冊會三衙帥楊沂中解潛韓世良相率見檜曰軍民洶洶若之何退又白之臺諫於是勾龍如淵李誼數見檜議國書事如淵謂得其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

炤亦舉諒隂三年不言事以告檜於是定檜攝冢宰
受書之議帝亦切責王倫倫諭金使金使亦懼而從
帝命檜即館中見哲等受其書金使欲百官備禮檜
使省吏朝服導從以書納禁中先一日詔金使來將
盡割河南陝西故地又許還梓宮及母兄親族初無
需索以參知政事李光素有時望俾押和議牓以鎮
浮言又降御札賜三大將九年金人歸河南陝西故
地以王倫簽書樞密院事充迎奉梓宮奉還兩宮交
割地界使藍公佐副之判大宗正事士㒟兵部侍郎
張燾朝八陵帝謂宰執曰河南新復宜命守臣專撫

遺民勸農桑各因其地以食因其人以守不可移東南之財虛內以事外帝雖聽檜和而實疑金詐未嘗弛備也時張浚在永州馳奏力言以石晉劉豫爲戒復遺書孫近以帝秦之禍發遲而大徐俯守上饒連南夫帥廣東岳飛宣撫淮西皆因賀表寓諷俯曰禍福倚伏情僞多端南夫曰不信亦信其然豈然雖虞舜之十二州皆歸王化然商於之六百里當念爾欺飛曰救暫急而解倒懸猶之可也欲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他如秘書省正字汪應辰樊光遠澧州推官韓紘臨安府司戶參軍毛叔度皆言金人叵測迪

功郎張行成獻詢堯書二十篇大意言自古講和未有終不變者條具者皆豫備之策檜悉加黜責紏貶循州七月兀朮殺其領三省事宗磐及左副元帥撻懶拘王倫於中山府蓋兀朮以歸地為二人所主將有他謀也倫嘗密奏于朝檜不之備但趣倫進時韓世忠有乘懈掩擊之請檜言春秋不伐喪與帝意合遂已十年金人果敗盟分四道入侵兀朮入東京葛王褎取南京李成取西京撒离喝趨永興軍河南諸郡相繼陷沒帝始大怪下詔罪狀兀朮御史中丞王次翁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則更用他相

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異黨紛紛累月不能定頃陛
下以為至戒帝深然之檜力排群言始終以和議自
任而次翁謂無主議者專為檜地也於是檜位復安
據之凡十八年公論不能撼搖矣六月檜奏曰德無
常師主善為師臣昨見撻懶有割地講和之議故贊
陛下取河南故疆今兀朮戕其叔撻懶藍公佐歸和
議已變故贊陛下定爭伐之計頃至江上諭諸帥同
力招討卒不行閏六月貶趙鼎興化軍以王次翁受
檜旨言其規圖復用也言者不已尋竄潮州時張俊
克亳州魏勝克海州岳飛克鄆城幾獲兀朮張浚戰

勝於長安韓世忠勝於泇口鎮諸將所向皆奏捷而
檜力主班師九月詔飛還行在沂中還鎮江光世還
池州錡還太平飛軍聞詔旗靡轍亂飛口呿不能合
於是淮寧蔡鄭復為金人有以明堂恩封檜莘國公
十一年兀朮再舉取壽春入廬州諸將邵隆王德關
師古等連戰皆捷楊沂中戰拓皋又破之檜忽諭沂
中及張俊遽班師韓世忠聞之止濠州不進劉錡聞
之棄壽春而歸自是不復出兵四月檜欲盡收諸將兵
權給事中范同獻策檜納之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
韓世忠張俊並為樞密使岳飛為副使以宣撫司軍

隷樞密院六月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
密使進封慶國公徽宗實録成遷少保加封冀國公
先是莫將韓恕使金拘于涿州[illegible]是兀朮有求和意
縱之歸檜復奏遣劉光遠曹勛使金又以魏良臣為
通問使未幾良臣偕金使蕭毅等來議以淮水為界
求割唐鄧二州尋遣何鑄報聘許之十月興岳飛之
獄檜使諫官万俟卨論其罪張俊又誣飛舊將張憲
謀反於是飛及子雲俱送大理寺命御史中丞何鑄
大理卿周三畏鞫之十一月貶李光藤州范同罷參
知政事同雖附和議以自奏事檜忌之也十二月殺

岳飛檜以飛屢言和議失計且嘗奏請定國本俱與
檜大異必欲殺之鑄三畏初鞫久不伏禹入臺獄遂
上誣飛嘗自言已與太祖皆三十歲建節為指斥
乘輿受詔不救淮西罪賜死獄中子雲及張憲殺于
都市天下冤之聞者流涕飛之死張俊有力焉語在
飛傳十二年胡銓再編管新州八月徽宗及顯肅懿
節二梓宮至行在太后還慈寧宮九月加太師進封
魏國公十月進封秦魏兩國公檜以封兩國與蔡京
童貫同請改封母為秦魏國夫人子熺舉進士館客
何溥赴南省皆為第一熺本王㬇孽子檜妻㬇妹無

子晙妻貴而妬檜在金國出熺為檜後檜還其家以
熺見檜喜甚檜幸和議復成益咎前日之異己者先
是趙鼎貶潮州王庶貶道州胡銓再貶新州至是皆
遇赦永不檢舉曾開李彌遜並落職張後本助和議
居位歲餘無去意檜諷江邈論罷之十三年賀瑞雪
賀雪自檜始賀日食不見是後日食多書不見彗星
常見選人康倬上書言彗星不足畏檜大喜特改京
秩楚州奏鹽城縣海清檜請賀帝不許知虔州薛弼
言木內有文曰天下太平年詔付史館於是修飾彌
文以粉飾治具如鄉飲耕籍之類節節備舉為苟安

餘杭之計自此不復巡幸江上而祥瑞之奏日聞矣洪皓歸自金國名節獨著以致金酋室撚語直翰死不一月遂去室撚者粘罕之左右也初粘罕行軍至淮上檜嘗為之草檄為室撚所見故因皓歸寄聲檜意士大夫莫有知者聞皓語深以為憾遂令李文會論之胡舜陟以非笑朝政下獄死張九成以鼓唱浮言貶累及僧宗果編配皆以語忤檜也張邵亦坐與檜言金人有歸欽宗及諸王后妃意斥為外祠十四年貶黃龜年以前嘗論檜也閩浙大水右武大夫白鍔有爕理乖謬語刺配萬安軍太學生張伯麟嘗題

壁曰夫差爾忘越王殺而父乎杖脊刺配吉陽軍故將解潛罷官閑居辛永宗總戎外郡亦坐不附和議潛黨南安死永宗編置肇慶死趙鼎李光皆再竄過海皓之罪由白鍔延譽光以在藤州唱和有諷刺及檜者為守臣所告也先是議建國公出閤吏部尚書吳表臣禮部尚書蘇符等七人論禮與檜意異於是表臣等以討論不詳懷姦附鼎皆罷始檜為上言趙鼎欲立皇太子是待陛下終無子也宜俟親子乃立遂嗾御史中丞詹大方言鼎邪謀密計深不可測與范冲等咸懷異意以徼無妄之福冲嘗為資善翊善

故大方誣之其後監察御史王鎡言帝未有嗣宜祠高禖詔築壇于圜丘東皆檜意也台州曾惇獻檜詩稱聖相凡投獻者以皐夔稷契為不足必曰元聖檜乞禁野史又命子熺以秘書少監領國史進建炎元年至紹興十二年日曆五百九十卷熺因太后北還自頌檜功德凡二千餘言使著作郎王揚英周執高上之皆遷秩自檜再相凡前罷相以來詔書章疏稍及檜者率更易焚棄日曆時政亡失已多是後記録皆熺筆無復有公是非矣冬十月右正言何溥指程頤張載遺書為專門曲學力加禁絶人無敢以為非

四百令十字

十五年熺除翰林學士兼侍讀四月賜檜甲第命教
坊樂導之入賜緡錢金綿有差六月帝幸檜第檜妻
婦子孫皆加恩檜先禁私史七月又對帝言私史害
正道時司馬伋遂言涑水記聞非其曾祖光論著之
書其後李光家亦舉光所藏書萬卷焚之十月帝親
書一德格天扁其閣十六年正月檜立家廟三月賜
祭器将相賜祭器自檜始先是帝以彗星見求言張
浚上疏言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
不止頗謀爲豫備不然異時以國與敵者反歸罪正
義檜久憾浚至是大怒即落浚節鉞貶連州尋移永

州十七年改封檜益國公五月移貶洪皓于英州八月趙鼎死于吉陽軍是夏先有趙鼎遇赦永不檢舉之旨又令月申存亡鼎知之不食而卒自鼎之謫門人故吏皆被羅織雖聞其死而歎息者亦加以罪又竄呂頤浩子摭于藤州十二月進士施鍔上中興頌行都賦及紹興雅十篇永免文解自此頌詠導諛愈多賜百官喜雪御筵于檜第十八年熺除知樞密院事檜問胡寅曰外議如何寅曰以為公相必襲蔡京之迹五月李顯忠上恢復策落軍職與祠六月廸功郎王廷珪編管辰州以作詩送胡銓也閏八月福州

言民采竹實萬斛以濟飢十一月胡銓自新州移貶
吉陽軍以作頌謗訕也十九年帝命繪檜像自為贊
是歲湖廣江西建康府皆言甘露降諸郡奏獄空帝
嘗語檜曰自今有奏獄者當令監司驗實果妄誕即
按治仍命御史臺察之苟不懲戒則奏甘露瑞芝之類
崇虛飾誕無所不至帝雖眷檜而不可蔽欺也如此
十二月禁私作野史許人告二十年正月檜趨朝殿
司小校施全刺檜不中磔于市自是每出列五十兵
持長梃以自衛是月曹泳告李光子孟堅省記光所
作私史獄成光竄已久詔永檢舉孟堅編置峽州朝士

連坐者八人皆落職貶秩胡寅竄新州泳由是驟用五月秘書少監湯思退奏以檜存趙氏本末付史館六月熺加少保鄭瑋告其鄉人福建安撫司機宜吳元美作夏二子傳指蚊蠅也家有潛光亭商隱堂以亭號潛光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無意於事秦故檜尤惡之編管右迪功郎安誠布衣汪大圭斬有蔭人惠俊進義副尉劉允中點徑山僧清言皆以訕謗也時檜疾愈朝參許肩輿二孫扶掖仍免拜二十一年朝散郎王揚英上書薦熺為相檜奏揚英知泰州二十二年又興王庶二子之奇之荀葉三省楊煒索

敏求四大獄皆坐謗訕煒又以嘗登李光蕭振之門
言時事也於是光永不檢舉振貶池州二十三年檜
請下台州於謝伋家取綦崈禮所受御筆繳進檜初
罷相上有責檜語欲泯其迹焉是歲進士黃友龍坐
謗訕黥配嶺南內侍裴詠坐指斥編管瓊州二十四
年二月王炬以弟煒舊累死賓州炬編管邕州何兊
訟其師馬伸發端上金人書乞存趙氏為分檜功兊
編管英州三月檜孫敷文閣待制塤試進士舉省殿
試皆為第一檜從子煒焴姻黨周夤沈興傑皆登上
第士論為之不平考官則魏師遜湯思退鄭仲熊沈

虛中董德元也師遜等初知貢舉即語人曰吾曹可以富貴矣及廷試檜又奏思退為編排師遜為詳定塤與第二人曹冠策皆攻專門之學張孝祥策則主一德元老且及存趙事帝讀塤策皆檜熺語於是擢孝祥為第一降塤第三未幾塤修撰實録院宰相子孫同領史職前所無也六月以王循友前知建康嘗罪檜族黨循友安置滕州八月五趯為李光求内徙趯編管辰州鄭玘賈子展以會中有嘲詆講和之語玘竄容州子展竄德慶府方疇以與胡銓通書編置永州十二月魏安行洪興祖以廣傳程瑀論語解安

行編置欽州興祖編置昭州又竄程緯以其慢上無
禮也帝嘗諭檜曰近輪對者多謁告避免百官輪對
正欲聞所未聞可令檢舉約束檜擅政以來屏塞人
言蔽上耳目凡一時獻言者非誦檜功德則訐人語
言以中傷善類欲有言者恐觸忌諱畏言國事僅論
銷金鋪翠乞禁麻胎冠子之類以塞責而已故帝及
之蓋亦防檜之壅蔽也衢州嘗有盜起檜遣殿前司
將官辛立將千人捕之不以聞晉安郡王因入侍言
之帝大驚問檜檜曰不足上煩聖慮故不敢聞盜平
即奏矣退而求其故知晉安言之遂奏晉安居秀王

喪不當給俸月損二百緡帝爲出內帑給之二十五年二月以沈長卿舊與李光啓譏和議又與芮燁共賦牡丹詩有寧令漢社稷變作莽乾坤之句爲隣人所告長卿編置化州燁武岡軍靜江有驛名秦城知府呂愿中率賓僚共賦秦城王氣詩以媚檜不賦者劉芮李燮羅博文三人而已愿中由此得召又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又有乞置益國官屬及議九錫者檜聞之安然十月申禁專門之學以太廟靈芝繪爲華旗凡郡國所奏瑞木嘉禾瑞瓜雙蓮悉繪之趙令衿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爲汪召錫所

告御史徐嘉又論趙鼎子汾與令衿飲別厚贐必有姦謀詔送大理拘令衿南外宗正司檜於一德格天閣書趙鼎李光胡銓姓名必欲殺之而後已鼎已死而憾之不置遂欲孥戮汾檜忌張浚尤甚故令衿之獄張宗元之罷皆波及浚浚在永州檜又使其死黨張柄知潭州與郡丞汪召錫共伺察之至是使汾自誣與浚及李光胡寅謀大逆凡一時賢士五十三人皆與焉獄成而檜病不能書是月乙未帝幸檜第問疾檜無一語惟流涕而已熺奏請代居相位者帝曰此事卿不當與帝遂命直學士院沈虛中草檜父子

致仕制熺猶遣其子埙與林一飛鄭柟夜見臺諫徐
嚞張扶謀奏請己為相丙申詔檜加封建康郡王熺
進少師皆致仕埙堪並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是夜
檜卒年六十六後贈申王謚忠獻檜兩據相位凡十
九年刼制君父包藏禍心倡和誤國忘讎斁倫一時
忠臣良將誅鋤略盡其頑鈍無恥者率為檜用爭以
誣陷善類為功其矯誣也無罪可狀不過曰謗訕曰
指斥曰怨望曰立黨沽名甚則曰有無君心凡論人
章疏皆檜自操以授言者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察
事之卒布滿京城小涉譏議即捕治中以深文又陰

結內侍及醫師王繼先伺上動靜郡國事惟申省無
一至上前者檜死帝方與人言之檜立久任之説士
淹滯失職有十年不解者附已者立與擢用自其獨
相至死之日易執政二十八人皆世無一譽柔佞易
制者如孫近韓肖胄樓炤王次翁范同万俟卨程克
俊李文會楊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勃詹大方余堯
弼巫伋章夏宋樸史才魏師遜施鉅鄭仲熊之徒率
拔之冗散遽躋政地既共政則拱默而已又多自言
官聽檜彈擊輒以政府報之由中丞諫議而陞者凡
十有二人然甫入即出或一閱月或半年即罷去惟

王次翁閱四年以金人敗盟之初持不易相之論檜德之深也開門受賂富敵於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人謂熺自檜秉政無日不鍛酒具治書畫特其細爾檜陰險如崖穽深阻竟叵測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擠之李光嘗與檜爭論言頗侵檜檜不答及光言畢檜徐曰李光無人臣禮帝始怒之凡陷忠良率用此術晚年殘忍尤甚數興大獄而又喜諛佞不避形迹然檜死熺廢其黨祖述餘說力持和議以竊據相位者尚數人至孝宗始蕩滌無餘開禧二年四月追奪王爵改謚謬醜嘉定元年史彌遠奏復

王爵贈謚

列傳卷第二百三十二

吳惠刊

列傳卷第二百三十三　宋史四百七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姦臣四

万俟卨　韓侂胄　丁大全　賈似道

万俟卨字元忠開封陽武縣人登政和二年上舍第調相州頴昌府教授歷太學錄樞密院編脩官尚書比部員外郎紹興初盜曹成掠荆湖間卨時避亂沅湘帥臣程昌寓以便宜檄卨權沅州事成奄至城下卨召土豪集丁壯以守成食盡乃退除湖北轉運判

官攺提點湖北刑獄岳飛宣撫荆湖遇卨不以禮
卨憾之卨入覲調湖南轉運判官陛辭希秦檜意譖
飛于朝留為監察御史擢右正言時檜謀收諸將兵
權卨力助之言諸大將起行伍知利不知義畏死不
畏法高官大職子女玉帛已極其欲盍示以逗遛之
罰敗亡之誅不用命之戮使知所懼張俊歸自楚州
與檜合謀擠飛令卨劾飛對將佐言山陽不可守命
中丞何鑄治飛獄鑄明其無辜檜怒以卨代治遂誣
飛與其子雲致書張憲令虛申警報以動朝廷及令
憲措置使還飛軍獄不成又誣以淮西逗遛之事飛

父子與憲俱死天下冤之大理卿薛仁輔寺丞李若樸何彥猷言飛無罪卨劾之知宗正寺士㒟請以百口保飛卨又劾之士㒟竄死建州劉洪道與飛有舊卨劾其足恭媚飛聞飛罷宣撫抵掌流涕於是洪道抵罪終身不復叅政范同為檜所引或自奏事檜忌之卨劾罷再論同罪謫居筠州又為檜劾李光鼓倡孫近朋比二人皆被竄謫和議成卨請詔戶部會計用兵之時與通和之後所費各幾何若減於前日乞以羨財別貯御前激賞庫不許他用蓄積稍實可備緩急梓宮還以卨為攢宮按行使內侍省副都知宋

唐卿副之禼請與唐卿同班上殿奏事其無耻如此
張浚寓居長沙禼妄劾浚卜宅踰制至擬五鳳樓會
吳秉信自長沙還朝奏浚宅不過衆人常產可辨浚
乃得免除參知政事充金國報謝使使還檜假金人
譽己數千言囑禼以聞禼難之他日奏事退檜坐殿
廬中批上旨輙除所厚者官吏鈐紙尾進禼曰不聞
聖語却不視檜大怒自是不交一語言官李文會詹
大方交章劾禼禼遂求去帝命出守檜愈怒給事中
楊愿封還詞頭遂罷去尋謫居歸州遇赦量移沅州
二十五年召還除參知政事尋拜尚書右僕射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纂次太后回鑾事實上之張浚以卨
與沈該居相位不厭天下望上書言其事欲受命於
金卨見書大怒以爲金人未有釁而浚所奏乃若禍
在年歲間浚坐竄謫卨提舉刊脩貢舉勑令格式五
十卷看詳法意四百八十七卷書進授金紫光祿大夫
致仕卒年七十五謚忠靖卨始附檜爲言官所言多
出檜意及登政府不能受鉗制遂忤檜去檜死帝親
政將反檜所爲首召卨還卨主和固位無異於檜士
論益薄之
韓侂胄字節夫魏忠獻王琦曾孫也父誠娶高宗憲

聖慈烈皇后女弟仕至寶寧軍承宣使侂胄以父任
入官歷閤門祗候宣贊舍人帶御器械淳熙末以
汝州防禦使知閤門事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
中外洶洶趙汝愚議定策立皇子嘉王時憲聖太后
居慈福宮而侂胄雅善慈福內侍張宗尹汝愚乃使
侂胄介宗尹以其議密啓太后侂胄兩至宮門不獲
命彷徨欲退遇重華宮提舉關禮問故入白憲聖言
甚懇切憲聖可其議禮以告侂胄侂胄馳白汝愚日
已向夕汝愚亟命殿帥郭杲以所部兵夜分衛南北
內翌日憲聖太后即喪次垂簾宰臣傳旨命嘉王即

皇帝位寧宗既立侂胄欲推定策恩汝愚曰吾宗臣
也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爪牙之臣則當推賞乃
加郭杲節鉞而侂胄但遷宜州觀察使兼樞密都承旨
侂胄始觖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間竊
弄威福朱熹白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而踈遠之汝
愚不以為意右正言黃度欲劾侂胄謀泄斥去朱熹
奏其姦侂胄怒使優人峩冠闊袖象大儒戲於上前
熹遂去彭龜年請留熹而逐侂胄未幾龜年與郡侂
胄進保寧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自是侂胄益用事
而以抑賞故怨汝愚日深雲川劉弢者曩與侂胄同

知閤門事頗以知書自負方議內禪時汝愚獨與侂胄計議弢弗得與聞內懷不平至是謂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度將恐不免嶺海之行矣侂胄愕然因問計弢曰惟有用臺諫尒侂胄問若何而可弢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悟即以內批除所知劉德秀為監察御史楊大法為殿中侍御史罷吳獵監察御史而用劉三傑代之於是言路皆侂胄之黨汝愚之迹始危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鏜鏜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可也慶元元年侂胄引李沐為右正言沐嘗有求於汝愚不獲即奏汝愚以

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汝愚罷相始侂胄之見
汝愚徐誼實薦之汝愚既斥遂併逐誼朱熹彭龜年
黃度李祥楊簡呂祖儉等以攻侂胄得罪太學生楊
宏中張衜徐範蔣傅林仲麟周端朝等又以上書論
侂胄編置朝士以言侂胄遭責者數十人已而侂胄
拜保寧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又設僞學之目以網
括汝愚朱熹門下知名之士用何澹胡紘為言官澹
言僞學宜加風厲或指汝愚為偽學罪首紘條奏汝
愚有十不遜且及徐誼汝愚謫永州誼謫南安軍慮
他日汝愚復用密諭衡守錢鍪圖之汝愚抵衡暴薨

留正舊在都堂衆辱侂冑至是劉德秀論正引用僞黨正坐罷斥吏部尚書葉翥要侍郎倪思列疏論僞學思不從侂冑乃擢翥執政而免思官侂冑加開府儀同三司時臺諫迎合侂冑意以攻僞學爲言然憚清議不欲顯斥熹侂冑意未快以陳賈嘗攻熹召除賈兵部侍郎未至亟除沈繼祖臺察繼祖誣熹十罪落職罷祠三年劉三傑入對言前日僞黨今變而爲逆黨侂冑大喜即日除三傑爲右正言而坐僞學逆黨得罪者五十有九人王沇獻言令省部籍記僞學姓名姚愈請降詔嚴僞學之禁二人皆得遷官施康

年陳讜鄧友龍林釆皆以攻僞學久居言路而張釜
張巖程松率由此秉政四年侂胄拜少保封豫國公
有蔡璉者嘗得罪汝愚執而黥之五年侂胄使璉告
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具其賓客所言七十紙侂胄欲
逮彭龜年曾三聘徐誼沈有開下大理鞫之張仲藝
力爭乃止其年遷太保封平原郡王六年進太傅婺
州布衣呂祖泰上書言道學不可禁請誅侂胄以周
必大為相侂胄大怒決杖流欽州言者希侂胄意劾
必大首植僞黨降為少保一時善類悉罹黨禍雖本
侂胄意而謀實始京鏜逮鏜死侂胄亦稍厭前事張

孝伯以為不弛黨禁後恐不免報復之禍侂胄以爲然追復汝愚朱熹職名留正周必大亦復秩還政徐誼等皆先後復官偽黨之禁寖解三年拜太師監惠民局夏允中上書請侂胄平章國政侂胄繆為辭謝乞致其仕詔不許允中放罷時侂胄以勢利蠱士大夫之心薛叔似辛棄疾陳謙皆起廢顯用當時固有困於久斥損晚節以規榮進者矣若陳自強則以侂胄童子師自選人不數年致位宰相而蘇師旦周筠又侂胄廝役也亦皆預聞國政超取顯仕群小阿附勢焰熏灼侂胄凡所欲為宰執惕息不敢為異自強

至印空名勑劄授之惟所欲用三省不預知也言路
阨塞每月舉論二三常事而已謂之月課或勸侂冑
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於是恢復之議興以殿前都
指揮使吳曦為興州都統識者多言曦不可主西師
必叛侂冑不省安豐守厲仲方言淮北流民願歸附
會辛棄疾入見言敵國必亂必亡願屬元老大臣預
為應變計鄭挺鄧友龍等又附和其言開禧改元進
士毛自知廷對言當乘機以定中原侂冑大悅詔中
外諸將密為行軍之計先是楊輔傅伯成言兵不可
動抵罪至是武學生華岳叩閽乞斬侂冑蘇師旦周

筠以謝天下諫議大夫李大異亦論上開邊岳下大
理劾罪編置大異斥去陳自強援故事乞命侂胄兼
領平章臺諫鄧友龍等繼以為請侂胄除平章軍國
事蕭逵李壁時在太常論定典禮三日一朝因至都
堂序班丞相之上三省印並納其第侂胄昵蘇師旦
為腹心除師旦安遠軍節度使自置機速房於私第
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禀人莫
敢言四年以薛叔似為京湖宣諭使鄧友龍為兩淮
宣諭使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徐邦憲自處
州召見以弭兵為言忤侂胄意削二秩於是左司諫

易後大理少卿陳景俊太學博士錢廷玉皆起而言
恢復之計矣詔侂胄日一朝友龍叔似並升宣撫使
吳曦兼陝西河東招撫使皇甫斌副之時鎮江武鋒
軍統制陳孝廣復泗州及虹縣江州統制許進復新
息縣光州孫成復褒信縣捷書聞侂胄乃議降詔趣
諸將進兵未幾皇甫斌兵敗於唐州秦世輔至城固
軍潰郭倬李汝翼敗於宿州敵追圍倬倬執統制田
俊邁以遺敵乃獲免事聞鄧友龍罷以丘崈代為宣
撫使侂胄既喪師始覺為師旦所誤侂胄招李璧飲
酒酒酣語及師旦璧微摘其過侂胄以為然璧乃悉

數其罪賛侂冑去斥之翌日師旦謫韶州斬郭倬於京口流李汝翼王大節李奕于嶺南已而金人渡淮攻廬和真楊取安豐濠又攻襄陽至棗陽乃以丘崈僉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侂冑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諭丘崈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謂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所為非朝廷意金人答書辭甚倨且多所要索謂侂冑無意用兵師旦等安得專崈又遣書許還河北流民及今年歲幣金人乃有許意會招撫使郭倪與金人戰敗於六合金人攻蜀吳曦叛受金命稱蜀王崈乞移書敵營伸前議且謂金人指

太師平章為首謀宜免繫銜侂胄忿崈坐罷曦反狀聞舉朝震駭侂胄亟遺曦書許以茅土之封書未達而安丙楊巨源已率義士誅曦矣侂胄連遣方信孺使北請和以林拱辰為通謝使金人欲責正隆以前禮賂以侵疆為界且索犒軍銀凡數千萬而縛送首議用兵之臣信孺歸白事朝堂不敢斥言侂胄竆其說乃微及之侂胄大怒和議遂輟起辛棄疾為樞密都承旨會棄疾死乃以殿前都指揮使趙淳為江淮制置使復銳意用兵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侂胄意猶未

已中外憂懼禮部侍郎史彌遠時兼資善堂翊善謀誅侂胄議甚秘皇子榮王入奏楊皇后亦從中力請乃得密旨彌遠以告參知政事錢象祖李壁御筆云韓侂胄久任國柄輕啓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在外宮觀陳自强阿附充位不恤國事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仍令權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象祖欲奏審壁謂事留恐泄不可翌日侂胄入朝震呵止於途擁至玉津園側殛殺之先一日周筠謂侂胄事將不善侂胄與自强謀用林行可爲諫議大夫盡擊謀侂胄者是日行

可方請對自强坐待漏院語同列曰今日大成上殿
俄侂胄先驅至象祖色變尋報侂胄已押出象祖乃
入奏有詔斬蘇師旦於廣東嘉定元年金人求函侂
胄首乃命臨安府斲侂胄棺取其首遺之侂胄用事
十四年威行宮省權震寓内嘗鑿山為園下瞰宗廟
出入宮闈無度孝宗疇昔思政之所偃然居之老宮
人見之往往垂涕顔棫草制言其得聖之清易祓撰
荅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書獻頌者謂伊霍旦奭不
足以擬其勲有稱為我王者余嘉請加九錫趙師睪
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侂胄皆當之不辭所嬖妾張

譚王陳皆封郡國夫人號四夫人每內宴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惡之其下受封者尤衆至是論四夫人罪或杖或徒餘數十人縱遣之有司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其僭紊極矣始侂胄以導達中外之言遂見寵任朱熹彭龜年既以論侂胄去責戚吳琚語人曰帝初無固留侂胄意使有一人繼言之去之易爾而一時臺諫及執政大臣多其黨與故稔其惡以底大僇開禧用兵帝意弗善也侂胄死寧宗諭大臣曰恢復豈非美事但不量力爾侂胄娶憲聖吳皇后姪女無子取魯誼子爲後名珍既誅侂胄削籍

流沙門島云

丁大全字子萬鎮江人面藍色嘉熙二年舉進士調蕭山尉上謁帥閫安撫使史巖之俟衆賓退獨留大全款曲甚至期以他日必大用大全爲戚里婢壻夤緣以取寵位事内侍盧允昇董宋臣累官爲大理司直添差通判饒州入爲太府寺簿調尚書茶鹽所檢閱江州分司復兼樞密院編脩官拜右正言兼侍講辭改右司諫拜殿中侍御史升侍御史兼侍讀劾奏丞相董槐章未下大全夜半調隅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以臺牒驅迫之出給令輿槐至大理寺欲以此

恐之須臾出北闕棄槐叫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命下矣自是志氣驕傲道路以目尋為右諫議大夫進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封丹陽郡侯進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寶祐六年拜參知政事四月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公初大全以袁玠為九江制置副使玠貪且刻逮繫漁湖土豪督促輸錢甚急土豪怨盡以魚舟濟北來之兵太學生陳宗劉黻黃唯陳宜中林則祖等六人伏闕上書訟大全臺臣翁應弼吳衍為大全鷹犬鈐制學校貶逐宗等開慶元年九月罷相以觀文殿大學士判鎮江府中

書舍人洪芹繳言大全鬼蜮之資穿窬之行引用凶
惡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濁亂朝綱乞追官遠竄以伸
國法以謝天下侍御史沈炎右正言曹永年相繼論
罷監察御史朱貌孫復論大全姦回險狡狠毒貪殘
假陛下之刑威以箝天下之口挾陛下之爵祿以籠
天下之財監察御史饒虎臣又論大全四罪絕言路
壞人才竭民力誤邊防再削其官景定元年詔守中
奉大夫致仕臣僚言乞遠竄使不失刑詔送南康軍
居住臺臣復以為言追三官移送南安軍居住明年
監察御史劉應龍請加竄追削兩官移竄貴州團練

使與州守游翁明失色杯酒間翁明恕大全陰造弓矢將通蠻為不軌朱禩孫以聞于朝又明年移置新州太常少卿兼權直舍人院劉震孫繳奏乞移徙海島四年正月將官畢遷護送舟過滕州擠之於水而死大全知淮西總領鄭羽富甲吳門始欲結姻羽不從遂令臺臣卓夢卿彈之籍其家為子壽翁聘婦見其豔自取為妻為世所醜

賈似道字師憲台州人制置使涉之子也少落魄為游博不事操行以父蔭補嘉興司倉會其姊入宮有寵於理宗為貴妃遂詔赴廷對妃於內中奉湯藥以

給之擢太常丞軍器監丞侍寵不檢日縱游諸妓家至夜即燕游湖上不反理宗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使京尹史巖之戒勑之巖之曰似道雖有少年氣習然其材可大用也尋出知澧州淳祐元年改湖廣總領三年加戶部侍郎五年以寶章閣直學士為沿江制置副使知江州兼江西路安撫使一歲中再遷京湖制置使兼知江陵府調度賞罰得以便宜施行九年加寶文閣學士京湖安撫制置大使十年以端明殿學士移鎮兩淮年始三十餘寶祐二年加同知樞密

院事臨海郡開國公威權日盛臺諫嘗論其二部將即毅然求去孫子秀新除淮東總領外人忽傳似道已密奏不可矣丞相董槐懼留身請之帝以為無有槐終不敢遣子秀以似道所善陸壑代之其見憚已如此四年加參知政事五年加知樞密院事六年改兩淮宣撫大使自端平初孟珙帥師會大元兵共滅金約以陳蔡為界師未還而用趙范謀發兵據殽函絕河津取中原地大元兵擊敗之范僅以數千人遁歸追兵至問曰何為而敗盟也遂縱攻淮漢自是兵端大啟開慶初憲宗皇帝自將征蜀世祖皇帝時以

皇弟攻鄂州元帥兀良哈䚟由雲南入交阯自邕州
蹂廣西破湖南傳檄數宋背盟之罪理宗大懼乃以
趙葵軍信州禦廣兵以似道軍漢陽援鄂即軍中拜
右丞相十月鄂東南陬破宋人再築再破之賴高達
率諸將力戰似道時自漢陽入督師十一月攻城急
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似道乃密遣宋京詣軍中
請稱臣輸歲幣不從會憲宗皇帝晏駕于釣魚山合
州守王堅使阮思聰踔急流走報鄂似道再遣京議
歲幣遂許之大元兵拔砦而北留張傑閻旺以偏師
候湖南兵明年正月兵至傑作浮梁新生磯濟師北

歸似道用劉整計攻斷浮梁殺殿兵百七十遂上表以肅清聞帝以其有再造功以少傅右丞相召入朝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初似道在漢陽時丞相吳潛用監察御史饒應子言移之黃州而分曹世雄等兵以屬江閫黃雖下流實兵衝似道以為潛欲殺己銜之且聞潛事急時每事先發後奏帝欲立榮王子孟啓為太子潛又不可帝已積怒潛似道遂陳建儲之策令沈炎劾潛措置無方致全衡永桂皆破大稱旨乃議立孟啓貶潛循州盡逐其黨人高達在圍中恃其武勇殊易似道每見其督戰即戲之曰巍巾者

何能為哉每戰必須勞始出否即使兵士譁於其門呂文德諂似道即使人呵曰宣撫在何敢爾邪曹世雄向士璧在軍中事皆不關白似道故似道皆恨之以覈諸兵費世雄士璧皆坐侵盜官錢貶遠州每言於帝欲誅達帝知其有功不從尋論功以文德為第一而達居其次明年大元世祖皇帝登極遣翰林侍讀學士國信使郝經等持書申好息兵且徵歲幣似道方使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似道乃密令淮東制置司拘經等於真州忠勇軍營時理宗在位久內侍董宋臣盧允昇為之

聚斂以媚之引薦奔競之士交通賄賂寘諸通顯又用外戚子弟為監司郡守作芙蓉閣香蘭亭宮中進倡優傀儡以奉帝為遊燕竊弄權柄臺臣有言之者帝宣諭去之謂之節貼似道入逐盧董所薦林光世等悉罷之勤外戚不得為監司郡守子弟門客斂跡不敢干朝政由是權傾中外進用群小取先朝舊法率意紛更增吏部七司法買公田以罷和糴浙西田畝有直千緡者似道均以四十緡買之數稍多予銀絹又多予度牒告身吏又恣為操切浙中大擾有奉行不至者提領劉良貴劾之有司爭相迎合務以買

田多為功皆繆以七八斗為石其後田少與磽瘠虧
租與佃人負租而逃者率取償田主六郡之民破家
者多包恢知平江督買田至以肉刑從事復以楮賤
作銀關以一準十八界會之三自製其印文如賈字
狀行之十七界廢不用銀關行物價益踊楮益賤秋
七月彗出柳光燭天長數十丈自四更見東方日高
始滅臺諫布章皆上書言此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
致似道上書力辯之且乞罷政帝勉留之曰公田不
可行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今公私兼裕一歲軍
餉皆仰於此使因人言而罷之雖足以快一時之議

如國計何有太學生蕭規葉李等上書言似道專政命京尹劉良貴捃摭以罪悉黥配之後又行推排法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而民力弊矣理宗崩度宗又其所立每朝必荅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為周公甫葬理宗即棄官去使呂文德報北兵攻下沱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為詔起之似道至欲以經筵拜太師以典故須建節授鎮東軍節度使似道怒曰節度使粗人之極致爾遂命出節都人聚觀節已出復曰時日不利亟命返之宋制節出有撤關壞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至是人皆駭歎然下沱之報

實無兵也三年又乞歸養大臣侍從傳旨留之者日四五至中使加賜賚者日十數至夜即交卧第外以守之除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赴中書堂治事賜第葛嶺使迎養其中吏抱文書就第署大小朝政一切决於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署紙尾而已似道雖深居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李芾文天祥陳文龍陸達杜淵張仲微謝章輩小忤意輙斥重則屏棄之終身不録一時正人端士為似道破壞殆盡吏爭納賂求美職其求為帥閫監司郡守者

貢獻不可勝計趙溍董爭獻寶玉陳奕至以兄事似道之玉工陳振民以求進一時貪風大肆五年復稱疾求去帝泣涕留之不從令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六年命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廷始坐繼又令十日一入朝時襄陽圍已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取宮人娼尼有美色者為妾日淫樂其中惟故博徒日至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其妾有兄來立府門若將入者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群妾踞地鬬蟋蟀所狎客入戲之曰此軍國重事邪酷嗜寶玩建多寶閣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求

之已徇葬矣發其冢取之人有物求不予輙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帝如景靈宮亦不從駕八年明堂禮成祀景靈宮天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嬪之父顯祖為帶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却輅乘逍遥輦還宮帝曰平章云云顯祖紿曰平章已允乘逍遥輦矣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為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日出嘉會門帝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為尼如還似道既專恣日甚畏人議已務以權術駕馭不愛官爵牢籠一時名士又加太學餐錢寬科場恩例以小利啗之由是言路斷絶威福

肆行自圍襄陽以来每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己吕文煥以急告似道復申請之事下公卿雜議監察御史陳堅等以為師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為得乃就中書置機速房以調邊事時物議多言高達可援襄陽者監察御史李旺率朝士入言於似道似道曰吾用達如吕氏何旺等出歎曰吕氏安則趙氏危矣文煥在襄聞達且入援亦不樂以語其客客曰易耳今朝廷以襄陽急故遣達援之吾以捷聞則達必不成遣矣文煥大以為然時襄兵出獲哨騎數人即繆以大

捷奏然不知朝中實無援襄事也襄陽降似道曰臣始屢請行邊先帝皆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爾十月其母胡氏薨詔以天子鹵簿葬之起墳擬山陵百官奉喪事立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尋起復入朝度宗崩大兵破鄂太學諸生亦群言非師臣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臨安然憚劉整不行明年正月整死似道欣然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以行金帛輜重之舟舳艫相銜百餘里至安吉似道所乘舟膠堰中劉師勇以千人入水曳之不能動乃易他舟而去至蕪湖遣還軍中所

俘曾安撫以荔子黃甘遺丞相伯顏俾宋京如軍中請輸歲幣稱臣如開慶約不從夏貴自合肥以師来會袖中出編書示似道曰宋曆三百二十年似道俛首而已時一軍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丁家洲似道與夏貴以少軍軍魯港二月庚申夜虎臣以失利報似道倉皇出呼曰虎臣敗矣命召貴與計事頃之虎臣至撫膺而泣曰吾兵無一人用命也貴微笑曰吾嘗血戰當之矣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公惟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特以死守淮西爾遂解舟去似道亦與虎臣以單舸奔揚

州明日敗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不至有為惡語慢罵之者乃檄列郡如海上迎駕上書請遷都列郡守於是皆遁遂入揚州陳宜中請誅似道謝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禮止罷平章都督予祠官三月除似道諸不恤民之政放還諸竄謫人復吳潛向士璧等官誅其幕官翁應龍廖瑩中王庭皆自殺潘文卿季可陳堅徐卿孫皆似道鷹犬至是交章劾之四月高斯得乞誅似道不從而似道亦自上表乞保全乃命削三官然尚居揚不歸五月王爚論似道既不死忠又不

死孝太皇太后乃詔似道歸終喪七月黄鏞王應麟請移似道鄰州不從王爚入見太后曰本朝權臣稔禍未有如似道之烈者縉紳草茅不知幾疏陛下皆抑而不行非惟付公言於不恤何以謝天下始從似道婺州婺人聞似道將至率衆為露布逐之監察御史孫嶸叟等皆以為罰輕言之不巳又徙建寧府翁合奏言建寧乃名儒朱熹故里雖三尺童子粗知向方聞似道来嘔惡况見其人時國子司業方應發權直舍人院封還録黄乞竄似道廣南中書舍人王應麟給事中黄鏞亦言之皆不從侍御史陳文龍乞俯

從衆言陳景行徐直方孫嶸叟及監察御史俞浙併
上䟽於是始謫似道爲高州團練使循州安置籍其
家福王與芮素恨似道募有能殺似道者使送之貶
所有縣尉鄭虎臣欣然請行似道行時侍妾尚數十
人虎臣悉屏去奪其寶玉徹轎蓋暴行秋日中令舁
轎夫唱杭州歌謔之每名斥似道辱之備至似道至
古寺中壁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
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慙不能對嶸叟應麟奏似
道家畜乘輿服御物有反狀乞斬之詔遣鞫問未至
八月似道至漳州木綿菴虎臣屢諷之自殺不聽曰

太皇許我不死有詔即死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二百四十六雖死何憾拉殺之

列傳卷第二百三十三

列傳卷第二百三十四　宋史四百七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叛臣上

張邦昌　劉豫　苗傅　劉正彥附

杜充　吳曦

宋失其政金人乘之俘其人民遷其實器效遼故事立其臣為君冠屨易位莫甚斯時高宗南渡國勢弗振悍僕狂奴欺主衰敗易動於惡兵雖凶器尤忌殘忍将用忍人先無仁心視背君親猶反掌耳世将之

子使握重兵居之阨塞之地豈非召亂之道乎大義
昭明旋踵殄滅蓋天道也扶綱常遏亂略作叛臣傳
張邦昌字子能永靜軍東光人也舉進士累官大司
成以訓導失職貶提舉崇福宮知光汝二州政和末
由知洪州改禮部侍郎首請取崇寧大觀以來瑞應
尤殊者增製旗物從之宣和元年除尚書右丞轉左
丞遷中書侍郎欽宗即位拜少宰金人犯京師朝廷
議割三鎮俾康王及邦昌為質于金以求成會姚平
仲夜斫金人營斡離不怒責邦昌邦昌對以非出朝
廷意俄進太宰兼門下侍郎既而康王還金人復質

肅王以行仍命邦昌爲河北路割地使初邦昌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爲質及行乃要欽宗署御批無變割地議不許又請以璽書付河北亦不許時粘罕兵又來侵上書者攻邦昌私敵社稷之賊也遂黜邦昌爲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罷割地議其冬金人陷京師帝再出郊留青城明年春吴幵莫儔自金營持文書來令推異姓堪爲人主者從軍前備禮册命留守孫傅等不奉命表請立趙氏金人怒復遣幵儔促之刧傅等召百官雜議衆莫敢出聲相視久之計無所出乃曰今日當勉强應命舉在軍前者一人適尚

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外衆問金人意所主齊愈書張邦昌三字示之遂定議以邦昌治國事孫傅張叔夜不署狀金人執之置軍中王時雍時為留守再集百官詣秘書省至即閉省門以兵環之俾范瓊諭衆以立邦昌衆意唯唯有太學生難之瓊恐沮衆厲聲折之遣歸學舍時雍先署狀以率百官御史中丞秦檜不書抗言請立趙氏宗室且言邦昌當上皇時專事讌游黨附權姦蠹國亂政社稷傾危實由邦昌金人怒執檜幷儔持狀赴軍前邦昌入居尚書省金人趣勸進邦昌始欲引決或曰相公不前死城外今欲

塗炭一城耶適金人奉冊寶至邦昌北向拜舞受冊
即偽位僭號大楚擬都金陵遂升文德殿設位御牀
西受賀遣閤門傳令勿拜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但
東面拱立外統制官宣贊舍人吳革恥屈節異姓首
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孥焚所居謀舉義
金水門外范瓊詐與合謀令悉棄兵仗乃從後襲殺
百餘人捕革并其子皆殺之又擒斬十餘人是日風
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唯時雍幵儔瓊
等欣然鼓舞若以為有佐命功云即以時雍權知樞
密院事領尚書省幵權同知樞密院事儔權僉書樞

密院事呂好問權領門下省徐秉哲權領中書省下令曰比緣朝廷多故百官有司皆失其職自今各遵法度御史臺覺察以聞見百官稱予手詔曰手書獨時雍每言事邦昌前輒稱臣啓陛下邦昌斥之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呂好問爭之乃止邦昌以嗣位之初宜推恩四方以道阻先赦京城選郎官為四方密諭使金人將退師邦昌詣金營祖別服柘袍張紅蓋所過設香案起居悉如常儀時雍秉哲幵儔皆從行士庶觀者無不感愴二帝北遷邦昌率百官遥辭於南薰門衆慟哭有仆絶者金師既還邦昌降手書赦

天下呂好問謂邦昌曰人情歸公者劫於金人之威
耳金人既去能復有今日乎康王居外久衆所歸心
曷不推戴之又謂曰為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
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監察御史馬伸亦請奉迎康
王邦昌從之王時雍曰夫騎虎者勢不得下所宜熟
慮他日噬臍悔無及已徐秉哲從旁贊之邦昌弗聽
乃冊元祐皇后曰宋太后入御延福宮遣蔣師愈齎
書於康王自陳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欲權宜一時
以紓國難也敢有他乎王詢師愈等具知所由乃報
書邦昌邦昌尋遣謝克家獻大宋受命寶復降手書

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復辟書既下中外大說
太后始御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
內東門資善堂尋遣使奉乘輿服御物至東京既而
邦昌亦至伏地慟哭請死王撫慰之王即皇帝位相
李綱徙邦昌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封同安郡王綱上
書極論邦昌久與機政擢冠宰司國破而資之以為
利君辱而攘之以為榮異姓建邦四十餘日逮金人
之既退方降赦以收恩是宜肆諸市朝以為亂臣賊
子之戒時黃潛善猶左右之綱又力言邦昌已僭逆
豈可留之朝廷使道路目為故天子哉高宗乃降御

批曰邦昌僭逆理合誅夷原其初心出於迫脅可特與免貸責授昭化軍節度使潭州安置初邦昌僭居內庭華國靖恭夫人李氏數以果實奉邦昌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擁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福寧殿夜飾養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府李氏私送之語斥乘輿帝聞下李氏獄詞服詔數邦昌罪賜死潭州李氏杖脊配車營務時雍秉哲幵儔等先已遠竄至是併誅時雍

劉豫字彥游景州阜城人也世業農至豫始舉進士

元符中登第豫少時無行嘗盜同舍生白金盂紗衣
政和二年召拜殿中侍御史為言者所擊帝不欲發
其宿醜詔勿問未幾豫累章言禮制局事帝曰劉豫
河北種田叟安識禮制黜豫兩浙察訪宣和六年判
國子監除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避亂儀真豫
善中書侍郎張慤建炎二年正月用慤薦除知濟南
府時盜起山東豫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執政惡之
不許豫忿而去是冬金人攻濟南豫遣子麟出戰敵
縱兵圍之數重郡倅張柬益兵來援金人乃解去因
遣人啗豫以利豫懲前忿遂畜反謀殺其將關勝率

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縋城納欵三年三月兀朮聞
高宗渡江乃徙豫知東平府充京東西淮南等路安
撫使節制大名開徳濮濵博棣徳滄等州以麟知濟
南府界舊河以南俾豫統之四年七月丁卯金人遣
大同尹高慶裔知制誥韓昉冊豫爲皇帝國號大齊
都大名府先是北京順豫門生瑞禾濟南漁者得鱣
豫以爲己受命之符遣麟持重寳賂金左監軍撻辣
求僭號撻辣許之遣使即豫所部咨軍民所宜立衆
未及對豫鄉人張浹越次請立豫議遂決乃命慶裔
昉備璽綬寳冊以立之九月戊申豫即僞位赦境內

奉金正朔稱天會八年以張孝純為丞相李孝揚為左丞張柬為右丞李儔為監察御史鄭億年為工部侍郎王瓊為汴京留守子麟為太中大夫提領諸路兵馬兼知濟南府孝純始堅守太原頗懷忠義高宗以王衣雅厚孝純俾衣招之會粘罕遣人自雲中送歸豫遂失節於賊豫還東平升為東京改東京為汴京降南京為歸德府以弟益為北京留守尋改汴京留守復降淮寧永昌順昌興仁府悉為州自以生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僭位大名乃起四郡丁壯數千人號雲從子弟下僞詔求直言十月冊其母翟氏為

皇太后妾錢氏為皇后錢氏宣和內人也習宮掖事
豫欲有所取則故立之十一月改明年元阜昌方豫
未僭號時數遣人說東京副留守上官悟及賂悟左
右喬思恭與共說悟令降金悟並斬之又招知楚州
趙立立不發書斬其使復遣立友人劉偲以榜旗誘
之且曰吾君之故人也立曰我知有君父不知有故
人燒殺偲傳州判官劉長孺以書勸豫反正豫囚之
十旬不屈欲官之不受豫大索宋宗室承務郎閭琦
匿之豫杖死琦召迪功郎王寵不至文林郎李喆尉
氏令姚邦基皆棄官去朝奉郎趙俊書甲子不書僭

年豫亦無如之何洪皓久陷于金粘罕勸皓仕豫不
從竄皓冷山處士尹惇聞豫召逃山谷間走蜀中國
信副使宋汝爲以呂頤浩書勉豫忠義豫曰獨不見
張邦昌乎業已然尚何言哉滄州進士邢希載上豫
書乞通宋朝豫殺希載是月豫立陳東歐陽澈廟於
歸德如唐張巡許遠雙廟制紹興元年五月張俊討
李成敗之成逃歸豫雄州大儈王友直嘗抵豫書招
李成謂劉光世呂頤浩非中興將相才後爲人所訴
詔鞫而刑之六月豫以麟爲兵馬大總管尚書左丞
相置招受司于宿州誘宋逋逃金人既立豫以舊河

為界恐兩河民之陷沒者逃歸下令大索或轉鬻諸國或繫送雲中實防豫也十月豫入寇遣其將王世冲以番漢兵攻廬州守臣王亨誘斬世冲大敗其衆十一月帥臣葉夢得招降豫將王才僞秦鳳帥郭振入寇王彥關師古敗之僞知海州薛安靖及通判李彙以州來歸二年二月知商州董先以商虢二州叛附于豫襄陽鎮撫使桑仲上疏請正豫罪朝廷尋命仲兼節制應援京城軍馬量度事勢復豫所陷郡仍命河南翟興荆南解潛金房王彥德安陳規蘄黃孔彥舟廬壽王亨相為應援毋失事機三月仲為其將

字四百一十个

霍明所殺高宗聞之授仲二子將仕郎河南鎮撫使翟興屯伊陽山豫患之使人招興許以王爵興焚僞詔并戮其使豫乃陰結興麾下楊偉圖之偉殺興持興首降豫四月丙寅豫遷都汴因奉祖考于宋太廟尊其祖曰徽祖發文皇帝父為衍祖睿仁皇帝親巡郊社是日暴風捲旗屋瓦皆震士民大恐豫曲赦汴人與民約曰自今不肆赦不用宦官不度僧道文武雜用不限資格時河淮陝西山東皆駐北軍麟籍鄉兵十餘萬為皇子府十三軍分置河南汴京淘沙官兩京冢墓發掘殆盡賦斂煩苛民不聊生五月豫聞

桑仲死遣人招隨州李道鄧州李橫皆不受執其使
以聞六月蘄黃鎮撫使孔彥舟叛降豫其將陳彥時
率衆千餘來歸直徽猷閣凌唐佐尚書郎李亘國信
副使宋汝為留偽庭久謀疏豫虛實蠟書以聞事泄
豫殺唐佐亘亦遇害豫以知東平府李鄴為尚書右
丞河南鎮撫司都統制董先為大總府先鋒將十二
月襄陽鎮撫使李橫敗豫兵於揚石乘勝趣汝州偽
守彭玘以城降豫遣劉夔與金帥撒離曷侵蜀執進
士薛筇送豫筇勉豫早圖反正庶或全宗孰與他日
併妻子磔東市豫怒欲兵之賴張孝純獲免三年正

月庚申李横破潁順軍偽守蘭和降壬戌敗豫兵于長葛甲子横引兵至潁昌府偽安撫趙弼固守急攻下之弼遁復潁昌二月河南鎮撫司統制官李吉敗豫將梁進於伊陽臺殪之三月豫聞横入潁昌求援于金人粘罕遣兀朮赴之豫亦遣將李成率師二萬逆戰於京城西北之牟駝岡横敗績復陷潁昌横軍本羣盜恃勇無律勝則爭取子女金帛故及於敗四月陷虢州鎮撫司統制官謝皐指腹示賊曰此吾赤心也自剖心以死皐開封人是月明州守將徐文以所部海舟六十艘官軍四千餘人浮海抵鹽城輸款

于豫文言沿海無備二浙可襲取豫大喜以文知萊
州益海艦二十俾寇通泰間五月朝廷遣韓肖胄胡
松年使僞齊豫欲以臣禮見肖胄無以應松年曰均
為宋臣遂長揖不拜豫不能屈因問主上如何松年
曰聖主萬壽復問帝意所向松年曰必欲復故疆耳
豫有慚色時豫悉有梁衛之地翟琮屯伊陽之鳳牛
山不能孤立突圍奔襄陽九月楊政遣川陝將官吳
勝破豫兵於蓮花城十月己亥賊將李成陷鄧州以
齊安守之癸卯陷襄陽李横奔荊南知隨州李道棄
城走成據襄陽以王嵩知隨州甲辰陷郢州守臣李

簡遁豫以荆超知州事賊将王彥先自亳引兵至壽春将窺江南劉光世駐軍建康扼馬家渡遣酈瓊領所部駐無為軍為濠壽聲援賊乃還十一月金人遣李永壽王翊来報聘永壽等驕倨請還豫俘及西北士民之流寓者復要畫江以益豫監廣州塩税吴伸上書請討豫謂金人雖彊實不足慮賊豫雖微實為可憂今敵使在廷宜陽許而陰圖之乘其不疑可一戰擒也四年正月翰林學士綦崇禮言豫父子倚重金人且永壽等從豫所来畫江之請必出於豫覘其姦謀在窺吾境土恐既通使人情必解弛宜戒将帥

愈益置守縱和議成亦未可弛備既而朝廷遣章誼使金至雲中粘罕答書約毋駐軍淮南誼不屈還過汴豫欲留之以計獲免熙河路馬步軍總管關師古與豫兵戰于左要嶺敗績遂降賊洮岷之地盡歸豫矣二月豫策進士五月知壽春府羅興叛降豫舒蘄等州制置使岳飛復襄陽李成遁尋復唐州六月復隨州磔僞守王嵩于襄陽市七月復鄧州語在飛傳豫聞岳飛取襄鄧遂乞師於金人僞奉議郎羅誘上南征策豫大喜奪民舟五百載戰具以徐文為前軍聲言攻定海九月豫下僞詔有混一六合之言遣子

麟入寇及誘金人宗輔撻辣兀朮分道南侵步兵自
楚承進騎兵由泗趨滁復遣偽知樞密院盧緯請師
於金主金主集諸將議粘罕希尹難之獨宗輔以為
可乃以宗輔權左副元帥撻辣權右副元帥調渤海
漢軍五萬應豫以兀朮嘗渡江習知險易俾將前軍
豫以麟領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朝廷震恐或勸帝他
幸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張俊曰避將安之遂
決意親征壬申豫兵與金人分道渡淮楚州守臣樊
序棄城走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十
月丙子朔詔張俊援世忠劉光世移軍建康世忠復

還揚州起張浚為侍讀戊子韓世忠戰於大儀巳丑解元戰於承州皆捷丙申豫露榜有窺江之言戊戌帝發臨安十一月壬子下詔討豫始暴豫罪惡士氣大振欲濟江決戰趙鼎曰退固不可渡江亦非策豫猶不親來至尊豈可與逆雛決勝負哉淮西將王師晟張琦合兵復南壽春府執偽知州王靖十二月壬辰岳飛遣將牛皋徐慶敗金人於廬州庚子金人退師遣使告麟麟棄輜重宵遁語在世忠傳五年正月淮西將酈瓊復光州偽守許約降閏二月豫將商元攻信陽軍知軍事舒繼明死之七月豫廢明堂為講

武殿暴風連日八月陷光州十月豫令民鬻子依商稅法許貫陌而收其算豫獻海道圖及戰船木樣於金主亶六年正月豫聚兵淮陽韓世忠引兵急圖之賊守將連舉六烽兀朮與劉猊合兵來援皆為世忠所敗六月築劉龍城以窺淮西王師晟破之執華知剛俘其衆而還九月豫罷沿海互市張孝純謂豫曰聞南人久治舟一旦乘風北濟將不利於我豫懼故罷之豫聞帝親征告急於金主亶領三省事宗磐曰先帝立豫者欲豫闢疆保境我得按兵息民也今豫進不能取退不能守兵連禍結休息無期從之則豫

收其利而我實受弊奈何許之金主報豫自行姑遣
兀朮提兵黎陽以觀釁豫於是以麟領東南道行臺尚
書令李鄴行臺右丞馮長寧行臺戶部許清臣兵馬
大總管李成孔彥舟關師古為將籍民兵三十萬分
三道入寇麟總中路兵由壽春犯廬州猊率東路兵
取紫荊山出渦口以犯定遠西兵趨光州寇六安彥
舟統之十月猊兵阻韓世忠不得前還順昌麟兵從
淮西繫三浮橋以濟賊衆十萬次濠壽間江東安撫
使張俊拒戰詔併以淮西屬俊命殿帥楊沂中至泗
州與俊合比至濠而劉光世已棄合肥矣張俊遣人

星馳釆石諭光世曰敢濟者斬光世不得已還廬州與沂中相應統制王德酈瓊出安豐遇賊三將軍皆敗之猊衆數萬過定遠欲趨宣化犯建康沂中遇猊兵於越家坊破之又遇于藕塘大破之猊遁麟聞亦拔砦走麟兵有自書鄉貫姓名而縊者豫由此失人心金人聞麟等敗詰豫罪狀始有廢豫意矣豫覺請立麟為太子以覘其意金人乃答豫曰徐當遣人咨訪河南百姓七年春豫策進士遣諜縱火淮甸燔劉光世帑藏二月又焚鎮江豫自麟敗意沮氣奪中原遺民日望王師三月帝進駐建康八月統制酈瓊執

呂祉以兵三萬叛降豫尋殺祉豫聞瓊降大喜御文
德殿見之授瓊靜難軍節度使知拱州瓊勸豫入寇
豫復乞師金人且言瓊欲自效金人恐豫兵衆難制
欲以計除之乃佯言瓊降恐詐命散其兵金人業已
厭豫而豫日益請兵遂以女真萬戶束拔為元帥府
左都監屯太原渤海萬戶大撻不也為右都監屯河
間於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當廢十一月丙午廢
豫為蜀王初金主先令撻辣兀朮僞稱南侵至汴紿
麟出至武成麾騎翼而擒之因馳至城中豫方射講
武殿兀朮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執其手偕至宣

德門強乗以羸馬露刃夾之囚于金明池翼日集百
官宣詔責豫以鐵騎數千圍宮門遣小校巡閭巷間
揚言曰自今不僉汝為軍不取汝免行錢為汝敲殺
貌事人請汝舊主少帝來此由是人心稍安置行臺
尚書省於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僞丞相張昂
知淄州李鄴知代州李成孔彥舟酈瓊關師古各予
一郡以女真胡沙虎為汴京留守李儔副之諸軍悉
令歸農聽宮人出嫁得金一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
六百餘萬兩米九十餘萬斛絹二百七十萬匹錢九
千八百七十餘萬緡豫求哀撻辣曰昔趙氏少帝出

京百姓然頂煉臂號泣之聲聞於遠邇今汝廢無一人憐汝者何不自責也豫語塞迫之行頓居相州韓琦宅許之後併其子麟徙於臨潢封豫為曹王賜田以居之紹興十三年六月卒是年金皇統三年也豫僭號凡八年廢時年六十五先是齊地數見怪異有梟鳴于後苑龍撼宣德門滅宣德二字有星隕于平原鎮識者謂禍不出百日豫怒殺之未幾果廢初偽麟府路經略使折可求以事抵雲中左監軍撒離曷密諭可求代豫後撻辣有歸疆之議恐可求覬望酖殺之豫之僭逆也馬定國進君臣名分論祝簡獻遷

都國馬賦語多指斥又如許清臣毀景靈宮孟邦雄
發永安陵瘞犬吠尭盖無責焉
苗傅上黨人大父授父履授在元豐中為殿前都指
揮使康王建元帥府信德守臣梁揚祖以兵萬人至
傅與張俊楊沂中田師中皆隸麾下隆祐太后南渡
傅為統制官以所部八千人扈衛駐于杭州有劉正
彥者不知何許人父法政和間為熈和路經略使死
王事正彥由閤門祗候易文資至朝奉大夫後以事
責降會法部曲王淵為御營都統制正彥歸之淵以
法故薦正彥于朝復為武德大夫知濠州擢御營右

軍副都統制淵分精兵三千與之以平丁進功進武功大夫威州刺史初正彥討進請劉晏偕行晏本嚴陵人陷遼登第宣和中率衆來歸正彥用晏計易旗幟為疑兵遂降進晏自通直郎遷朝請郎正彥恥已賞薄而晏獲峻遷由是觖望乃散所賜金帛與將士尋被命從六宮皇子至杭州建炎三年二月壬戌高宗從王淵議由鎮江幸杭州時諸大將如劉光世張俊楊沂中韓世忠分守要害扈衛者獨苗傅先是王淵奏大船十數自維揚來杭杭人相謂曰船所載皆淵平陳通時殺奪富民家財也內侍省押班康履頗

用事威福由已出其徒欲民居肆為暴横傳等恨之曰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耶其黨張逵復激怒諸軍曰能殺淵及内侍則人人可富朝廷豈能徧罪哉三月辛巳拜王淵同僉書樞密院事初淵建幸杭州議内侍實左右之及淵躐躋樞筦衆謂薦由内侍傅自負宿將疾淵驟貴正彦雖由淵進淵檄取所予兵亦怨之於是傅積不能平與王世脩張逵王鈞甫馬柔吉等謀作亂鈞甫等皆燕人所將號赤心軍傅部分既定乃給淵以臨安縣有盜意欲使淵出其兵於外康履得黄卷小文書有兩統制作田金字署卷末田

乃苗金乃劉也於是頗泄賊謀以告淵淵伏兵天竺
明日賊黨亦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誣以結宦官
謀反正彥手殺淵以兵圍履第分捕內官凡無須者
盡殺之梟淵首引兵犯闕中軍統制吳湛守宮門潛
與傅通導其黨入奏曰苗傅不負國止為天下除害
知杭州康允之聞變率從官扣閽請帝御樓百官皆
從殿帥王元大呼聖駕來傅見黃屋猶山呼而拜帝
憑闌呼二賊問故傅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軍士有
功者不賞私內侍者即得美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
猶未遠竄王淵遇敵不戰因友康履得除樞密臣立

功多止作遥郡團練已斬淵首更乞斬康履藍珪曾擇以謝三軍帝諭以當流海島可與軍士歸營且曰已除傳承宣使御營都統制正彥觀察使御營副都統制賊不退帝問百官計安出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時希孟曰禍由中官不悉除之禍未已也帝曰朕左右可無給使耶軍器監葉宗諤曰陛下何惜康履遂命吳湛捕履得於清漏閤承塵中傳即樓下腰斬履傳猶肆惡言謂帝不當即大位淵聖來歸何以處也帝使朱勝非縋樓下曲諭之傳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使與金議和帝許諾即下詔請太后垂

簾賊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張逵曰今日之
事當為百姓社稷計時希孟曰宜率百官死社稷否
則從三軍之請通判杭州事章誼叱之曰何可從三
軍邪帝徐謂勝非曰朕當退避須太后命勝非謂不
可顏岐曰得太后親諭之則無詞矣時寒甚門無簾
幃帝坐一竹椅既請太后即起立楹側太后御肩輿
出立樓前二賊拜曰今日百姓無辜肝腦塗地望太
后主張太后曰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童
貫起邊釁所以致金人之禍今皇帝聖孝無失德止
為黃潛善汪伯彥所誤已加竄逐統制獨不知邪傅

曰臣等定議必欲立皇子后曰今強敵在外使吾一
婦人簾前抱三歲兒何以令天下正彥等號泣固請
因呼其衆曰太后既不允吾當受戮遂作解衣狀后
諭止之傅曰事久不決恐三軍生變顧謂勝非曰相
公何無一言勝非不能答適顏岐至自帝前奏曰皇
帝令臣奏知太后已決意從傅請矣乞太后宣諭后
猶不許傅等語益不遜太后還入門帝遣人奏禪位
勝非泣曰臣義當死乞下詰二凶帝屏左右語曰當
為後圖事不成死未晚勝非曰王鈞甫賊腹心也適
語臣曰二將忠有餘學不足此可為後圖耳是日帝

幸顯忠寺甲申太后垂簾降赦號帝為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忠寺為睿聖宮留內侍十五人餘悉編置丙戌赦至平江府張浚知有變不拜丁亥至江寧制置呂頤浩遺浚書痛述事變浚乃舉兵戊子御營前軍統制張俊至平江浚諭以起兵俊泣奉命初勝非奏垂簾當二臣同對令屬時艱乞許獨對恐賊疑乃日引其徒一人與俱傳入對后勞勉之賊喜無所疑故臣僚入對得謀復辟勝非深結王世脩將處以從官俾通二凶傳欲改元正彥欲遷都建康太后謂勝非曰二事如俱不允恐賊有他變己丑改元明受張浚

遺書二凶獎其忠義以慰安之庚寅百官朝睿聖宮以
傳為武當軍節度使辛卯張浚遣進士馮轓赴行在請
帝親總要務復抵書馬柔吉王鈞甫宜早反正以解天
下之惑浚既遣轓即檄諸路約吕頤浩劉光世會平江
傳以堂帖趣張浚赴秦州命趙哲領俊軍哲不從改命
陳思恭思恭亦不從壬辰以諫議大夫鄭瑴為御史中
丞賊以武功大夫王彥為御營司統制瑴面折二凶彥
佯狂即日致仕癸巳韓世忠引兵至常熟辛道宗謂張
浚曰賊萬一邀駕入海何以為計浚乃聲言防遏海寇
奏道宗為節制司祭議官措置海船以避賊甲午貶曾

擇藍珪于嶺南傳追斬擇賊欲以所部代禁衛守睿
聖宮又欲邀帝幸徽越張澂勝非曲諭止之馮轓說
二凶反正傅按劍瞋目視轓正彥解之曰須張侍郎
来乃可即遣歸朝官趙休與轓共招浚乙未呂頤浩
勤王兵至丹陽劉光世引所部来會丙申韓世忠兵
至平江即欲進兵浚曰已遣馮轓甘言誘賊矣投鼠
忌器不可太亟賊遣張彥王德聲言防淮德伺彥醉
幷其軍自采石濟江歸劉光世彥尋爲人所殺戊戌
浚以世忠兵少分張俊兵二千益之發平江馮轓至
平江浚復遣入責賊以大義諭以禍福期雖死無悔

傅等初聞浚集兵未之信及得浚書始悟見討奏請誅浚以令天下詔責浚黄州團練使郴州安置鄭慤上疏謂浚不當責密遣所親謝嚮變姓名告浚宜持重緩進賊當自遁浚然之是日賊遣苗瑀馬柔吉將赤心隊及王淵舊部曲駐臨平以拒勤王之師馮轓至臨平見馬柔吉同縋入城詰朝與傅等議傅曰爾尚敢來邪欲拘轓浚遂知之謬為書遺轓言客自杭來知二公於朝廷初無異心殊悔前書失於輕易賊得浚遺轓書大喜乃釋轓壬寅浚得謫命恐將士解體紿曰趣召之命也是日呂 頤浩至平江與浚對泣

曰事不諧不過赤族乃命幕客李承造草檄告四方討賊賊聞勤王之兵大集即呼馮轓勝非議復辟癸卯張俊發平江劉光世繼之賊亦遣兵三千屯湖州小林丙午頤浩浚以大兵發平江詔以浚為知樞密院事丁未勝非召二凶至都堂議復辟率百官三上表以請夏四月戊申朔帝還宮都人大說帝御前殿詔尊太后曰隆祐皇太后立嗣君為皇太子辛酉徙傅淮西制置使正彥副之庚戌詔復建炎號是日頤浩浚軍次臨平苗翊馬柔吉以兵阻河韓世忠率先鋒力戰俊光世秉之翊敗走勤王兵進北關二凶詣

都堂趣得所賜鐵券引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遁辛
亥頤浩俊引勤王兵入城世忠手執王世脩以屬吏
苗傅犯富陽統制官喬仲福追擊之癸丑犯桐廬甲
寅斬吳湛時希孟編管吉陽軍丙辰傅等至白沙渡
所過燔橋以阻官軍丁巳犯壽昌縣黥民充軍庚申
犯衢州守臣胡唐老拒卻之丙寅犯常山世忠請任
討賊丁卯以世忠為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賊戊
辰賊犯玉山縣辛未賊屯沙溪鎮統制闕師古自江
東討賊還與喬仲福王德會信州賊聞之還屯衢信
間五月戊寅朔世忠發杭州庚辰賊黨張翼斬鈞甫

及桒吉父子首以降江浙制置使周望受之以聞賊寇浦城縣夾溪而屯據險設伏以邀官軍統制官馬彥溥死之賊乗勝犯中軍世忠瞋目大呼揮兵直前正彥墮馬生禽之賊將江池殺孟皐禽苗翊降衆悉解甲張逵收餘兵入崇安喬仲福追殺之傅棄軍變姓名夜遁建陽土豪詹標覺之執送世忠檻車赴行在壬寅詔班師秋七月辛巳世忠軍還俘傅正彥以獻磔于建康市張逵苗瑀及傅二子俱已前死詔釋餘黨

杜充字公美相人也喜功名性殘忍好殺而短於謀

略紹聖間登進士第累遷考功郎光祿少卿出知滄
州靖康初加集英殿脩撰復知滄州時金人南侵郡
中僑寓皆燕人來歸者充慮為敵內應殺之無噍類
建炎元年進天章閣待制北京留守遷樞密直學士
提刑郭永嘗畫三策以獻充充不省永誚之曰人有
志而無才好名而無實驕蹇自用而得聲譽以此當
大任鮮克有終矣二年宗澤卒充代為留守兼開封
尹三年以戶部尚書兼侍讀召未至改資政殿學士
節制京東西路依前京城留守尋知宣武軍節度使
七月以同知樞密院召還至即拜尚書右僕射同平

章事御營使初宗澤要結豪傑圖迎二帝澤卒充短
於撫御人心疑阻兩河忠義之士往往皆引去留守
判官宗穎嘗疏其失朝廷謂充有威望可屬大事呂
頤浩張浚亦薦之故有是命時諸路各擁重兵率驕
蹇不用命張俊方白事謁未入後遽前充怒戮其使
諸將稍稍懼服高宗將幸西浙命韓世忠屯太平王
瓊屯常州以充為江淮宣撫使留建康使盡護諸將
光世世忠憚充嚴急不樂屬充詔移光世江州世忠
常州時江浙倚充為重而充日事誅殺無制敵之方
識者寒心金人窺江充遣裨將王民張超分守諸渡

乘高據岸以神臂弓射卻之金人復逼硐砂時以輕
舟薄南岸官軍奮擊或沉其舟一日當晝金人對江
列陣而佯退衆信之守益懈敵諜知無備夜乃乘數
十舟橫江直濟衆不能禦敵遂登岸充亟命統制官
陳淬盡領岳飛諸裨校合二萬人邀擊於馬家渡約
王璞俱進敵氣鋭甚淬戰沒璞引兵遁充軍潰金人
陷建康充渡江保真州充嘗痛繩諸將諸將銜之伺其
敗衆將甘心焉充不敢歸乃北約泗州劉位徐州趙立
欲合兵邀敵歸路詔遣內侍任源賜親札激厲俾爲後
圖源至常州道阻未得進募健士先達上意充詭詞

自飭以報源充居真州長蘆寺守臣向子忞勸充由
通泰入浙欲與偕行充畜異志不聽始京畿提刑淩
唐佐在南京守臣孟庾歸朝以府事委之唐佐遂降
于金爲所用唐佐雅善充以書招之完顏宗弼復遣
人說充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遂叛
降金事聞高宗謂輔臣曰朕待充不薄何乃至是於
下制削充爵徙其子嵩嚴崑壻韓汝惟於廣州是冬
充至雲中粘罕薄之久之命知相州充猜阻肆威同
列多不協紹興二年其孫自從所間走歸充其副胡
景山誣充陰通朝廷粘罕下充吏炮掠備至不服釋

之因問允曰汝欲復歸南朝邪允曰元帥敢歸允不敢也粘罕哂之七年命允爲燕京三司使八年同僉書燕京行臺尚書省事九年遷行臺右丞相十一年和議成而允死矣

吳曦信王璘之孫節度挺之中子以祖任補右承奉郎淳熙五年換武德郎除中郎將後省言其太驟改武翼郎累遷高州刺史紹興元年挺卒起復濠州團練使慶元元年冬由建康軍馬都統制除知興州兼利西路安撫使四年憲聖園陵成以勞遷武寧軍承宣使六年光宗攢陵成遷太尉會韓侂胄謀開邊曦

潜蓄異志因附佗胄求還蜀樞密何澹覺其意力沮
之陳自強納曦厚賂隂賛佗胄遂命曦興州駐劄御
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州利州西路安撫使從政郎
米不棄上佗胄書謂曦不可主西師佗胄不報曦至
鎮譖副都統制王大節罷之更不除副帥而兵權悉歸
於曦開禧二年朝廷議出師詔曦為四川宣撫副使
仍知興州聽便宜行事自紹興末王人出總蜀賦移
牒宣司勢均禮敵而佗胄以總計隸宣司副使得節
制按劾而財賦之權又歸於曦未幾兼陝西河東招
撫使曦與從弟晛及徐景望趙富米脩之董鎮共為

反謀陰遣客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于金求封為蜀王侂胄日夜望曦進兵曦陽為持重按兵河池不進潛為金人地以困王師侂胄不之覺會正使程松至曦不庭參松不敢詰曦復多摘取松衛兵松亦不悟金人犯西和王喜會翼拒之戰方急曦傳令退保黑谷軍遂潰乃焚河池退壁青野原曦時已布腹心于金將士未之知猶力戰敵人竊笑之曦退壁魚關招集忠義厚賜以收衆心與元都統制毋思以重兵守大散關曦因撤蕎關之戍敵由版閘谷遶出思後思遁金遂陷大散關曦退屯置口舉人陳國飾投匭

上書言曦必叛侂胄不省十二月興州見兩日相摩金
遣吳端持詔書金印至置口封曦蜀王曦密受之李好
義敗金人於七方關曦不上其捷還興州是夜天赤如
血光燭地如晝翌日曦召幕屬諭意謂東南失守車
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衆失色王翼楊騤之抗言
曰如此則相公八十年忠孝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
吾意已決即詣甲仗庫集兵將官語故祿禧諸青王
喜王大中等皆稱賀聽命曦北向受印遣徐景望為
四川轉運使褚青為左右軍統制趨益昌後總領所
倉庫程松聞變棄興元去三年正月曦遣將利吉引

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表鐵山為界曦秉黄屋纛僭王位于興州即治所為行宮稱是月為元年使人告其伯母趙氏趙怒絶之叔母劉晝夜號泣罵不絶口曦扶出之族子僎為興元統制見僞檄色甚不平曦既僭位議行削髪左衽之令遣董鎮至成都治宫殿將徙居之曦所統軍七萬併程松軍三萬分隸十統帥遣祿祁房大勛戍萬州泛舟下嘉陵江聲言約金人夾攻襄陽祁尋至夔遣兵扼巫山得勝羅護等砦以遏王師侂胄聞曦反不知所為或勸不如因而封之侂胄納其説吴睍為曦謀宜收用蜀名士以

係民心於是陳咸自髡其髮史次秦塗其目楊震仲飲藥卒王翊家拱辰皆不受偽命楊脩年詹久中家大酉李道傳鄧性善楊泰之悉棄官去薛九齡謀舉義兵興州合江倉官楊巨源倡義討逆未有以發遂與隨軍轉運安丙共謀誅曦會李好義與兄好古李貴等皆有謀交相結納二月甲戌夜漏盡巨源好義首率勇敢七十人斧門以入李貴即曦室斬其首裂其尸丙分遣將士收其二子及叔父柄弟晫從弟晛賊黨姚淮源李珪郭仲米脩之郭澄等皆誅之時吳端猶卧後閤亦伏誅徐景望趙富吳曉董鎮郭榮祿

趙維新寫

禧等皆在外遣人就誅之函曦首獻于朝詔曦妻子處死親昆弟除名勒停吳璘子孫並徙出蜀吳玠子孫免連坐通主璘祀曦敗時年四十六

列傳卷第二百三十四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百衲本二十四史　宋史　131
作者=（元）脱脱等奉敕修
页数=148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37
SS号=12460486
DX号=000007544292
url=http://book2.duxiu.com/search?&channel=search&gtag=&sw=%B0%D9%F1%C4%B1%BE%B6%FE%CA%AE%CB%C4%CA%B7++%CB%CE%CA%B7++131&year=&sectyear=&seb=0&pid=0&showc=0&fenleiID=&Pages=1&searchtype=1